

第三冊

言文
對照

古文
評註
全集

答書

李陵

子卿足下

子卿蘇武字足下者凡與陵者言不敢直指故曰足下因卑遠尊之意也凡公侯庶士言陛下殿下閣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策立也言子卿今返故國自必夙夜匪懈宣播朝廷之德政以立名於當時其聲聞之休美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陵今遠託異國永無見期其可悲不自隱今日始也昔人甚德政以立名於當時其聲聞之休美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望風謂遠望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遺棄也陵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惕然也書武有

陵雖不敏能不愧然

慨然與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

自初至今歷時已久其窮困愁苦之狀又誰知之降音統

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即有所見皆與漢朝不同韋韞毳帳以禦風雨

韋柔皮也韞音濃臂衣也以柔皮爲之射則以縹左右手於事便也羶肉酪

漿以充飢渴

羶音屬平聲羶肉即胡羊肉絡漿乳汁也是說飲食之異舉目言笑誰與爲歡

居食如此雖欲舉目言笑又誰與爲歡哉胡地玄冰邊土慘裂

先寫子卿所留

之榮

次敘已

留外意

慕之切

次謝子卿遺書

用意之厚

次敘所見之悲

思之悲

次敘所聞之可

悲

室而增

已思家

次敘自

上層頓
住音節
悲涼

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以大義論為辱傷已。命之令先君之嗣。陵為李更成戎狄之俗。以家世論為辱族

次敘已
固思念
先人而
增悲併
寫出無
數怨毒
在心

又自悲矣。命又可悲無功大罪小。力戰功大不蒙明察孤負陵心。不詳察而全家誅戮區區之意每一念至

忽然忘生。自恨留此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即死以表前此之降非為顧國家於我已矣。全家被戮

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死亦無用適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擄奮也且甘心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忼怛耳。洛音樂切音刀邊貌怛音祖恨也謂不知者以為陵甘

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心相知無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

卒五千。出征絕域。此是漢昭帝時故以武帝為先帝授五將失道。陵獨遇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陵因獨

書武帝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

域。天漢武帝年號言師出正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羈馬絡頭也謂以步卒而裹饌糧

况衆寡之不同強弱之不敵覆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奪音牽拔取也軍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猛

軍之士視死如歸。奮勇當前不惜身命三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謂不才如陵當此大難自

出晉之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單于匈奴之主猶漢言天子也客

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自懸絕。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疲兵再戰。一以當千。

而勁
句法堅
事敗
重敘戰
敗降胡

此段敘初戰之功。此敘已連戰之功。其言其難。言其力。能爲力。次敘見。敗之故。引高帝。以自解。見勢處。於不得。不敗其。實可原。此段再。喻以陵。不死之。故。

然猶扶乘創痛。卒命爭首。陵與單于連戰。士卒天傷三創者。設敵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扶乘。創痛以少敵衆。見傷者之多。然士卒用命。皆爭爲前進。創者瘡傷之也。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其時死傷者多。寥寥無幾。而。又皆創傷不堪再戰之人。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振舉也。言受傷病之人。無不起而應敵。舉刃指虜胡。

馬奔走。時猶有劍戟在手。舉刃而直指令胡。馬奔走。此言士卒將盡而且力戰。兵盡矢窮。舉無寸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徒空也。此言兵器既盡而且力戰。當

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氣可以戰。士爲陵飲血。誠可以信士卒。飲血即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

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賊臣謂管敢也。管敢爲軍候。被校尉管之亡入匈奴。其時匈奴與陵戰。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言。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與陵戰。於蘭子山。漢軍敗。弓矢盡。盡陵於是遂降。昔高

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平城即白登山。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猶然七日不食。僅乃得

免。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漢朝執事之臣。皆責其不死。而

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

乎。使陵偷生。惜死。寧肯如是。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有所爲而不死者。蓋以志。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言之。所以然者。冀其驅馳。離關。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男將不克。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國恩。下顯祖考。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陵之不死。蓋爲此耳。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沫音卒。復句踐之讎。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吳王夫差。擊越敗之。

越王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放越。越保會稽七年。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王遂自刎。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魯莊公懼。獻遂邑之地。以和。後桓公與莊公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陵之不死。竊慕此二人。欲圖報漢恩也。何圖志未立。

而怨已成。怨陵以不死。計未從而骨肉受刑。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然其實所傳誤也。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

此段敘漢以前待功臣之薄

血也。致陵不能遂初心以報漢昭爲負恩之人無以自由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

與待也云爾者猶言如此說也其說即與功臣不薄之說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相國蕭何爲民請上林苑高祖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呂氏欲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上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既而帝崩呂后釋之陳稀反韓信

在長安欲應之事覺斬信於長安鐘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后白上曰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繁音係繫也道音祖隨音海類醢漢制也即肉醬之類量錯受戮。周魏見辜。量錯欲削平七國七國反錯誅於東市人告周勃反下廷尉治

之寶嬰封執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盼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名世之才。信同抱將相之具而

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賈誼長沙王傳相以憂死周亞夫屯細柳營後賜食忘置箸亞夫顧尙食取箸景帝目之曰此非少主臣也遂廢死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

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謂使漢待功臣不薄則蕭樊等何以盡見囚戮其餘佐天子之明命以立功於天下者指不勝屈曹沫二人因敗成功無不抱痛者陵先將軍謂李廣也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廣自結髮從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少挫其功亦可謂大矣而竟無封侯之實也徒

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貴臣謂衛青也衛青攻匈奴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廣意懷愾怒復迷惑失道貴問其失道時狀廣年六十餘不復肯對刀筆更遂自剄劉音景以刀割頭也此功臣義士

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于之使使去適萬乘之虜乘上遭時不遇

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漢道蘇武持節送匈奴使衛律殺留不遣律勸武降武謂律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解佩刀自刺衛律抱持武氣絕半日復生乃徙武於北海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二十歲謂之丁年丁者當也言其強壯當丁之年也皓首也皓首謂頭之白也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武帝時太夫人

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求之天下少聞其事蠶貂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

雖驢猶無知之人聞子之節猶敬服雖驢猶無知之人聞子之節猶敬服

稱頌不衰况有風勵天下之貴者。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王者封五岳土爲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將封諸侯則取各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色覆被四方之義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漢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爲典屬國秩二千石賜錢三百萬緡典屬國漢官名

無尺土

之封。加子之勤。

並無尺土以酬其勞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

盡受榮封

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

悉居顯位

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

言子以千古奇節受賜拜爵不過如此則是歸漢益無所望矣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

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賞罰不足以服人所以每顧漢朝而心不悔恨於降胡也

陵雖辜恩。漢亦負德。

陵無功以報漢固爲辜恩漢戮陵母亦爲負德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使陵今且能安於死事以報漢而不辜恩德漢亦未必能眷念於陵而不責也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

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

名不成而歸國不知其死於夷安能再受吏議以蹈不測之罪願子卿勿再望陵歸漢也刀筆吏治獄之官文墨如招詳案卷之類

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

我意已決再有何說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

路既殊矣人又絕矣

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

死辭矣。

永不復見

幸謝故人。勉事聖君。

故人指大將軍霍光與上官桀等

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

武在匈奴時娶胡婦生子名通國

努力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備因南風北向再寄書以慰我羈身絕域之人是所望也

李陵頓首。

過商侯曰。擊節悲壯。大有英雄失敗。無可奈何光景。讀項羽紀。頓令人氣鬱。讀答蘇武書。頓令人氣伸。昔人疑其贗作。必天下更有李陵之遇者。始寫得李陵心事出。然天下若更有李陵之遇。又

當別爲一李陵心事。何必借陵以爲美談哉。眞作無疑。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朝廷的德政，建立當世的雄名，你的聞望，休暢極了，狠好狠好。我現在遠託異國，悲從中來，和從前雍門周差不多呢？仰著頭遠望故國，把故國的事思想起來，心裏狠有點不捨，這也是人的常情呢。前幾天得你的覆書，你和我說的話，狠是不錯，我看了這封信，心不自安，狠有點感動，只得慨歎一回罷了。我自從投降直到現在，窮困愁苦的形狀，說不得許多，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個曉得呢？舉目無親，朝夕看見的，都是異類，沒有一個漢人，禦風雨的是韋韞毳帳，充飢渴的是羶肉酪漿，舉目四顧，那個和我歡笑呢？況且胡地天寒，有水的都結玄冰，沒水的地方，土也慘裂了。只聽見悲風蕭條的聲，涼秋九月，還沒有到冬天，那塞外的青草，統統都衰了。到了夜間，又不成寐，側著耳遠聽，胡笳的聲音，到處吹動，笳聲未了，牧馬又悲鳴起來，有像龍吟的，有像猿嘯的，喧雜成羣，這都是四起的邊聲呢。等到天亮的時候，起來坐聽，那眼淚又流出來了。阿呀！子卿，我有什麼心肝，難道不曉得傷悲麼？自從和你別後，我隻身孤影，越加寂寞，上念生我的老母，年已老了，慘被殺死，我的妻子，沒有犯罪，也被殺了，我身受國恩，不思報答，那個來可惜我呢？你歸受榮，我留受辱，這也是命的緣故呢。本是漢朝的臣子，來做外國的俘囚，違棄君親的恩，長居蠻夷的地方，難道不是傷心的事麼？我是漢朝名將李廣的孫子，文明華胄，變做戎狄的種類，我何嘗不自悲呢？恨的是功大罪小，不蒙君王明察，全家誅戮，辜負我報國的心思，這一點思想，每每念及，忽做厭世的感想，我不難一死報國，刺心刻頸，有何足惜，只是國家已和我斷絕關係了，死也沒有好處，反足以加我的羞，所以攘臂忍辱，希圖苟活，決不願再回故國了。左右的人，見我這種形狀，就把不入耳的話，來相勸勉，異方的歡樂，

反增我許多悲愴呢。阿呀！子卿；朋友的相知，應該要知心的。前次寄來這封信，因為時間倉猝，我的心事，還沒有說完呢。所以這封信，再把那件事，和你說個明白。從前先帝授我步兵五千，叫我出征絕域，五將失道，偏偏我碰見了勁敵，裹萬里的糧草，帥徒步的兵卒，長驅域外，到強胡的地方，我把五千漢兵，抗十萬的胡軍，策疲乏的殘兵，敵新羈的戰馬，還能夠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把個梟帥斬了。三軍的兵士，奮勇當前，視死如歸，我不才，又當此鉅任，自以為這件功勞，總算是大的了。那匈奴打了敗仗，就發傾國的兵，揀選精銳，強踰十萬，他的君主單于臨陣，親自督戰，主客的形勢，既不相等，步馬的形勢，又不相類，而况疲兵再戰，一以當千，這時候受傷的很多，負傷前進，拚命爭先，死傷遍野，只有幾個兵了，數不滿一百，而且都受重傷，不能再戰。我沒有法子，振臂一呼，那傷的病的，個個起而應敵，手提白刃，奮力殺敵，胡馬不能抵敵，紛紛敗退。後來兵越少了，矢也完了，手裏沒有寸鐵，還要赤手奮呼，爭先殺敵，總算是一場血戰了。這個時候，天地替我震怒，戰士替我飲血，那單于知道不能擒我，便要引兵退回，可恨賊臣管敢說我沒有伏兵，單于聽他的話，還兵追擊，在蘭子山交戰，我兵勢窮力竭，進不可戰，退不可走，那就被擒了。從前高皇帝統率三十萬雄兵尚不能取勝，困在平城的地方，這時候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七天沒有得食，後來用了陳平的計策，纔得逃出重圍。況我只有五千人，那裏能夠得勝呢？漢朝執事的臣，他們責我不死而降，但是我不死，原有罪的，子卿，看我這個人，還是偷生的人呢？還是惜死的人呢？難道有背君親，捐妻子，反說有利的麼？雖然，我所以不死的，還別有意見呢，也不過要依前信說的這句話，上報國恩，下顯祖考，和古人所說的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這兩句話呢。從前范蠡不殉會稽的恥，能夠報夫差的仇；曹沫不死三敗的辱，能夠洗魯國的羞；我所以不死的，要想學他兩個人的故事呢。那曉得事還沒有行，那怨仇已成了；計沒有有成，那骨肉已受刑了：這是我所不贊成的，仰天椎心，痛哭一番便了。你信裏頭又說：「漢待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你不見漢朝待功臣的歷史麼？蕭何幽囚；樊噲被繫；韓信受辱；彭越被誅；黓錯又死；周勃受刑；寶嬰棄市：還有佐命立功的士，賈長沙呀，周亞夫呀，都是命世的才，將相的具，因爲冤遭讒言，統統不能免禍呢。大都懷才受謗，困處林泉，沒有伸志的時候，倘若見了范蠡曹沫的選舉，只怕要扼腕太息呢。我的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因爲忤貴臣的意，邁年名將，戕身絕域，所以功臣義士？聽了這個消息，沒有一個不負戟長歎的。照這樣看來，漢待功臣，那裏算得不薄呢？況且你從前單車持節，出使絕域，遭時不遇，伏劍自戕，流離辛苦，在匈奴居住，十九個年頭，差不多老死朔北了。青年出使，白首回家，堂上的老母已死了，帷中的少妻已嫁了，這件事是天下所少見古今所沒有的。他們外國人，尙且稱贊你的，況是個天下的主麼？我說你回國後，必定享茅土的薦，受千乘的賞，那曉得漢朝不嘉你的節，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沒有尺土的封，酬勞你的勞苦，他們妨功害能的臣子，都做萬戶侯，親戚貪佞的貴族，都做廊廟宰，你尙且這樣，我還有什麼希望呢？且漢朝的君臣，厚責我的不死，薄賞你的守節，還想遠聽的望風馳命，只怕有點難呢？我所以情願在胡，沒有什麼悔心呢？我雖降胡，有負國恩，漢殺我的母妻，難道不算負德麼？古時的人有句話：「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即使我能一死報國，那漢天子難道肯眷念我麼？「男兒生不能

建議妙
在救時
此書投
于武帝
勝酷之
終宣帝
綜核之
始所補
不小

成名。死則葬蠻夷中，「那個肯屈身稽顙，還向北闕，叫他刀筆獄吏，舞弄文墨，妄議我降胡的罪呢？我決不回國了，願你勿再望我。阿呀！子卿，還有什麼話呢？我和你相隔萬里，人絕路殊，生的時候，做個別世人，死的時候，做個異域鬼，長和你生生死死，沒有相見的日子了。你替我謝謝故人，大家勉事聖君，你的兒子很好，勿必掛念，你也要努力自愛，倘有北風的便，你再給我信罷。李陵頓首。」

尙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

齊無知弑襄公桓公殺公子糾自立而興霸業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晉獻公妃驪姬欲立其子奚齊構世子申生殺

之卒立其子奚齊後里克弑奚齊及其弟卓子惠公立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殺懷公自立而霸諸侯伯同霸

近世趙王不終。

趙王如意爲呂后所害

諸呂作亂。

呂產呂祿輩亂政

而孝文爲太宗。

繇是觀之。

繇同

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

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

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

言推己之心以及天下也

是以囹圄空虛。

囹圄也

天下太平。

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

卽世嗣也

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

援引也音爰

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

之來。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

大將軍謂霍光

股肱漢室。披肝膽。決大計。黜亡

義。亡音無無義謂昌邑王立有德。謂宣帝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

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

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十失如廢封建鑄金人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治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併用治獄之吏也諸本皆以羞文學下十

句作秦十失誤矣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此言獄吏所以得用之故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

謂之妖言。過止也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此根上羞文學賤仁義二句忠良切言。皆鬱於胸。鬱積也此根上正言過過二句譽諛之聲。日

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熏氣也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此結果秦以誹謗用治獄吏之失方今天下。賴陛下恩

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此下入本朝治獄來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獄之所關非細乃天下大命之所寄是一層死者不可復生。毖者不可復屬。毖古絕字屬連屬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書大禹謨篇章罪經常也謂與其殺無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寧可失經常之法而從輕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亦知其不可復生復屬故憤之也是第二層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

明。治獄之吏只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責之郡縣官長以此責之僚屬上下互相逼迫以刻薄爲治獄之明察嚴同關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問事深刻者反以爲奉公名譽。頗起平

治。所以累千古之。此所以累千古之治獄也是三層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是四層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以此指獄亂此段言有治獄吏也則人不得死爲仁聖之累五層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以杖鞭朴也故囚人

一層一層不作反覆只要深切痛快秦之流弊至于如此

說靈鏡
鍊成獄
情事
可見酷
吏愛書
不可爲
殛

應前文
正點出
論緩刑
而併及
誹謗必
其時有
因言得
罪者

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同示謂裝飾其辭以告吏冀免一時痛苦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利謂利深刻獲公名之利飾辭支離

其罪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內同納卻謂駁也奏于朝時恐有疑實致駁又將其辭故易如以火鎔治金鐵去粗留精使周匝而納之于罪也鍛端去聲鍊音練蓋奏當之成雖咎

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皆繇卽舉陶刑官也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當去聲奏當以獄之當罪而上奏也此段言獄吏欲人死又自陷其致死之術是六層

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極。應上大辟歲萬數煢爲一切。煢音倫苟且也一切權時也此應上自安不顧國患。應上仁聖所以傷此世之大

賊也。是七層賊害也此段斷獄吏之爲國害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也。此言如今爲司法官者刻薄成風不惜人命蓋惡疾之極而發此悲痛之語也是八層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

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是九層能結上層九華最緊峭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應音貞烏鳶鳥之賤者謂不毀烏鳶之卵則仁恩及于羽族而後鳳凰集

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不誅誹謗之罪則誠信昭于天下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山藪有草木則藪害者居之川澤納污。川澤之深則汚

濁者歸之瑾瑜匿惡。瑾瑜美玉也果爲瑾瑜自無疵瑕之玷國君含垢。君善御下自當忍其恥辱此四句出左傳引之以明誹謗之罪不當與大獄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

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過商侯曰。此書專指治誹謗之獄。言辭深切痛快。語語刺入獄吏心腸。

正如鑊湯爐炭中。現出一片清涼世界。竟不知培漢家元氣多少。

尚德緩刑書

做臣的聽得人說，齊有無知的禍，那桓公所以興了；晉有驪姬的難，那文公所以霸了；現在漢有呂后的亂，趙王被害，呂氏專權，那孝文就做太宗了；照這樣看來，國家的禍亂，簡直是開聖人的。所以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的舊業，百姓都被他的澤了；諸侯都頌他的功了；他的功業，雖不及三王，那天下的人都服從他了。文帝永思至德，能夠順天的心，重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他的敬賢士，和見大賓一樣的；他的愛百姓，和保赤子一樣的；推己及人，那海內的人都尊崇他了。所以囹圄空虛，天下自然太平呢。大都繼變亂的後，必有異舊的恩，這賢聖的人君，所以能昭天命呢。從前昭帝死了，沒有可以繼位的，大臣憂戚，焦心合謀，就把昌昌王立了。那曉得天不授命，昌昌淫亂，就自亡了。做臣的深察禍變的由來，纔知道是皇天所以開至聖呢。所以大將軍霍光受命武帝，股肱漢室，披肝裂膽，建立國家的大計，把昌昌王廢了，迎立宣帝，也不過是輔天而行呢。所以宗廟社稷，得以保存，那天下也安寧了。做臣的聽得春秋的筆法，正即位，大一統，這是什麼緣故？也是慎始的意思呢。陛下纔登大寶。和上天的意，隱相符合，應該要改變從前的稅政，正始受命的統緒，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纔能夠順上天的意呢？做臣的聽見秦有十失，到了現在，還有一件，就是治獄的吏呢。秦始皇的時候，惡文學，好武勇，所賤的是士，所貴的是吏，正言的叫做謗誹，過過的叫做妖言。所以盛服先王的，統統屏棄不用了。最惡的是直言，最喜的是譽諛，虛美熏心，實禍蔽塞，那秦所以亡國了。現在的天下，全仗陛下的厚恩，沒有金革的危，也沒有飢寒的患，做百姓的父子夫妻，樂業安居，也可以粉飾太平了。但

是不能達到太平目的，也是治獄的緣故呢。獄的關係很大，是天下大命所寄的。死的不能復生，絕的不能復連，書經上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現在治獄的吏，不曉得這個道理，只知道故入人罪，那裏肯替人申理呢？僚屬上下，互相驅迫，以刻爲明，那獄訟所以不平了。深刻的得公名，平和的多後患。所以治獄的吏，都要人死，難道真個憎人麼？不過他盡自己的職務呢。死人的血，所以積聚在途了；被刑的人，所以比肩而立了；大辟罪犯，統計一年的裏頭，約莫有萬餘人，那仁聖的君見了，所以要傷心呢。不能達到太平目的，就是這個緣故呢。大凡人的性情，沒有一個不愛生而惡死的，不過在痛苦的時候，要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倒不如一死，還可免眼前的痛苦呢。箠楚的底下，痛苦難熬，那有不屈打成招的。所以犯罪的到了這時候，隨口供認，也不過免眼前的痛苦罷了。治獄的不加深察，反援引犯罪的原由和刑法條例，做爲情真罪實的鐵證，等待上奏時候，恐有疑竇，致遭駁斥，又復鍛練周內，這時候雖有皋陶檢察，還說他死有餘辜呢。這是什麼緣故？因爲鍛練周內，沒有一點疑竇的。所以做獄吏的專以深刻殘賊爲不二法門，苟且權宜，不顧國患，這不是世界上的大害麼？俗語上說：「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這兩句話是疾吏的話呢。所以天下的大患，要算是獄呢。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要算是治獄吏呢。這就是其一尚存的這句話呢。做臣的聽得人說：烏鳶的卵不毀，是恩及羽族了；那鳳凰所以集了：誹謗的罪不誅，是信昭天下了，那良言所以進了：左傳上說：「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但願陛下能除誹謗的罪，招切言的士，開天下的口，廣箴諫的路，掃亡秦的失，尊文德的德，省法制，寬刑罰，把個獄吏廢除了。那末天下太平，同登和樂的世界，自然合上天

的意，沒有窮的時候了；天下的百姓，那個不喜歡呢？

聖王得賢臣頌

褒字子淵益州人王褒為益州刺史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奏于宣帝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褒至奉詔作是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獸毛之罽服也毳音翠細毛也純錦繒衣也麗華彩也言荷氈被毳不過禦寒而已終難以語純錦之麗密 羹藜含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謂羹藜含糗不過充腹而已終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此四句喻已非賢臣意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

於蓬茨之下。謂生長原非富貴中人長上聲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也。游周

充也既無知識又極愚陋不足以充宣帝之厚望應微辭之明詔 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臣雖愚不敢不略為敷陳以少伸情素抒伸也素情實也 頌曰恭維春秋法五

始之要在審己正統而已。恭敬也維思也謂聖主賢臣二者每相須也然必主聖而後賢臣始為所用為之君者尤貴于其始圖之故記有之曰敬思春秋法五始之要蓋以元者一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

即位者一國之始五始具在惟在乎君 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既能審己正統則賢才自樂為之用然賢才之人能為人君建立功業隨用隨效與工匠所用之利器無異 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所任賢則國家之舉措不勞餘力而功施普于天下 器用利則用少而就效衆。猶之器用利則人之用力少而成功多 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砭砭。砭音鉋健作勞極之貌謂工人無利器雖終日勞苦卒不能成工作之事 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

其鏑。巧治是鑄匠千將劍名樸未成者淬音聚寒也燒劍冷熱漬于水 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筆汜畫塗。刺音團斬也筆音途帶也

汜音似以水灑地也塗汜也謂巧匠鑄千將之劍當其劍尚為樸而鋒鏑之未刺也則取清水以淬之 取越砥以磨之以此刺劍斷蛟龍于水斬犀革于陸猶若以帚掃泥水之地以刀畫泥中豈不甚易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古之明目者 公輸削墨古之 匠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婁音謀廣也涸同混亂也謂器雖利而入庸工之手猶未可以奏效又使明如離婁巧如公輸

此篇在漢書中特為綺麗頗似六朝風氣然其間自存實峭之意不落六朝虛靡也先自謙言以起下文稱頌之意此段勉聖主以宣帝為明聖賢之益

喻山川

此引三君以證虛懷得意

此段引出聖主求賢之意

不得施效。

盡忠無能奏功

斥逐又非其愆。

積久又非其過

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鼎俎是烹調飲食之器世傳伊尹善知五味微賤時曾身負鼎俎爲庖廚之事後成湯知其賢舉以爲相

公困於鼓刀。

鼓刀是屠割其刀太公曾爲屠戶宰殺牲口後文王載與俱歸尊爲師尚父

百里自鬻。

鬻賣也百里奚貧時曾自賣于人爲牧牛者後秦穆公舉以爲相

甯戚飯牛。

甯戚貧時曾爲車角在車下飼牛叩牛角

而歐齊桓公聞之任以國政

離此患也。

皆遭罹此不過之患以上言賢者屈于不知己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

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則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及其遭遇明君凡運謀畫策即合上意諫諍過失即見聽納進退左右則得用其忠居位任職則得行其術君臣一心如此關猶用也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離蔬釋蹻而享膏粱。

辱汚也臭幽也蔬音洵狎也蔬粗飯蹻音橋草履膏肉之肥梁食之精者此二句言去辱而榮自賤而貴如伊尹居保衡之任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之相秦國當威之任齊政是也

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及至功成名立朝廷則剖符券以封之錫茅土以榮之子以光前而裕後爲士類所借資而稱道可不謂榮焉

故世必有聖賢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雲至。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蟋蟀蟬蟪二蟲名謂有聖君自有賢臣其感召之理然也故虎嘯而風聲自然凜冽龍興而雲

氣自然擁護蟋蟀必待秋而鳴蟬蟪必待陰而出此非上有所感而即有以應之乎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易經乾卦之辭言人君以聖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龍飛在天上爲臣者遇此時候當利見大人以行其已志而取其功名矣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皇美也詩大雅文王篇言美哉此衆多之賢士皆生于周文王之國中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

由此觀之可見世道清平主上明聖俊父之士感時

思奮將不求而自至矣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

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籊鐘蓬門子轡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伯牙善鼓琴者籊鐘琴名蓬門子轡蓬蒙之伯牙而操籊鐘之古琴以善射之蓬蒙而轡烏號之良弓得心應手志意符合猶未足以喻之也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

士亦俟明主以行其德。

聖主之功業不能獨成必須賢臣而得宏大俊士之德行不能自見必須明主而後顯揚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

上欲下以弘功下欲上顯德相得益彰豈不快然以無憾于